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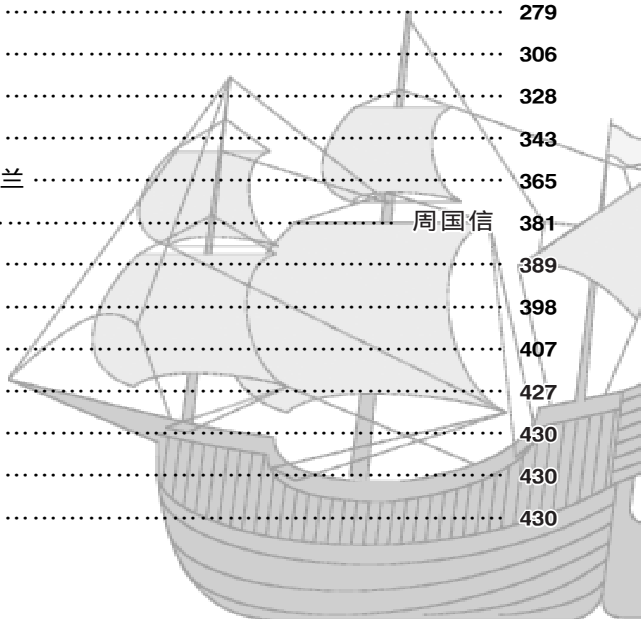


青年时代的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水粉画 乔治·里奇蒙绘于 1839 年

# 目 录

中文译者的前言 .....	周邦立	1
绪论:达尔文的《环球旅行记》(1831~1836年)和它在自然科学史上的 意义 .....	索波里	1
原序 .....	达尔文	1
著者附言 .....	达尔文	3
第一章 佛得角群岛里的圣地亚哥岛(巴西的巴伊亚) .....		1
第二章 里约热内卢 .....		16
第三章 马尔多纳多 .....		33
第四章 从内格罗河到布兰卡港 .....		51
第五章 布兰卡港 .....		65
第六章 从布兰卡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		85
第七章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菲 .....		97
第八章 东方班达和巴塔哥尼亚 .....		113
第九章 圣克鲁斯河、巴塔哥尼亚和福克兰群岛 .....		137
第十章 火地岛 .....		156
第十一章 麦哲伦海峡;南部海岸的气候 .....		178
第十二章 中智利 .....		195
第十三章 奇洛埃岛和乔诺斯群岛 .....		210
第十四章 奇洛埃岛和康塞普西翁;大地震 .....		225
第十五章 越过安第斯山脉 .....		240
第十六章 北智利和秘鲁 .....		257
第十七章 加拉帕戈斯群岛 .....		279
第十八章 塔希提岛和新西兰 .....		306
第十九章 澳大利亚 .....		328
第二十章 基林岛;珊瑚岛的构造 .....		343
第二十一章 从毛里求斯岛到英格兰 .....		365
后记:再读的体会 .....	周国信	381
人名索引 .....		389
地名索引 .....		398
事项索引 .....		407
附图索引 .....		427
书封和环衬上的配图说明 .....		430
各章开头的装饰画说明 .....		430
各章末尾的装饰画说明 .....		430



## 中文译者的前言

达尔文在 1839 年出版了他的经典名著《贝格尔号皇家军舰在舰长菲茨罗伊率领下的环球航行期间所访问的各国的地质学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记》。在这本书印行了三次后,到 1845 年,著者又详加修改和补充,出版了第二版增订本(原文参见附在这本书里的插图)。在此版本的外封面的书脊上,加印有“达尔文著:一个自然学家的旅行记”(Darwin's Naturalist's Voyage)等字;以后从 1870 年起,在外封面的书脊上,改印为“达尔文著:一个自然学家的环球旅行记”(Naturalist'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 Darwin);还有在 1906 年的版本的封面脊缝上,则印为“达尔文著: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记”(A Naturalist's Voyage in the Beagle — Charles Darwin)。所有在 1845 年以后出版的这本《旅行记》里的文句,除 1860 年有几处订正以外,都没有变更。

在科学书籍中,此书可以说是一本最受各国读者欢迎的书籍。早在 1844 年,就有德文译本出版;在 1871 年,有俄文译本出版。苏联生物学博士 С. Л. 索波里(Соболев)教授译的俄文译本,在 1953 和 1954 两年之间,就连续发行了 10 万册。它所以能受到大家欢迎,就在于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好像身历其境,跟随着达尔文一起乘坐了贝格尔舰,亲眼看到世界各个角落里的新奇事物和自然界的美丽风景;又好像是当面听取达尔文对我们津津有味地作着详细的讲解。不但如此,这本书还可使我们学习到很多观察、研究和叙述自然界的方法,鼓舞我们去努力探索和保护自然界的宝藏。因此,这本书虽已有了 100 多年的历史,仍像是宝石一样光辉灿烂,得到愈来愈多的读者的喜爱。

这本书的中译本,是译者按照 1876 年、1906 年和 1930 年三个英文版本来翻译的;同时又参考了索波里教授的俄文译本(1954 年苏联地理书籍出版社第二次印刷本);采用 1930 年牛津大学出版的英文本和上面所说的俄文译本的简化书名:《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A Naturalist'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H. M. S. "Beagle", 俄文是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туралиста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ь");并且把俄文译本里的译者的序、绪论文章和附注全部译出,添进了俄文译本里所用的插图和地图以及从英文本里所取来的插图,加编“人名索引”、

“地名索引”、“事项索引”和“附图索引”。此外还参考诺拉·芭洛(Nora Barlow)所编辑的《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日记》(*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1933 年第一版)和《查尔斯·达尔文和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945 年第一版)等书籍,添加了一些附注。这本书里用的地名译名,大都是参照上海地图出版社的《世界分国地图》(1955 年 6 月出版)。<sup>①</sup>

译者希望读者和专家们对这个经典著作的译文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采纳和修正。

周邦立

1956 年 2 月

---

<sup>①</sup> 对于书名上的 Naturalist 一词,俄文版译成“自然科学家”(натуралист),但不够准确,现改译为“自然学家”。贝格尔(Beagle)这一英文词的意译是“小猎犬”或“猎兔狗”。因已过了近半个世纪,这次对书中的人名、地名、事项和附图索引都进行了一番梳理,尽量按现行译名靠改,与原译会有较大的变动。——再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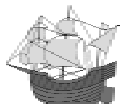
## 第十二章 中 智 利<sup>①</sup>

瓦尔帕莱索——旅行到安第斯山脉的山脚下——陆地的构造——爬上基约塔河谷的钟山——绿岩的碎块——巨大的河谷——矿山——矿工们的生活情形——圣地亚哥——考凯内斯温泉——金矿——穿孔的石头——美洲狮的习性——土耳其鸟和塔巴科洛鸟——蜂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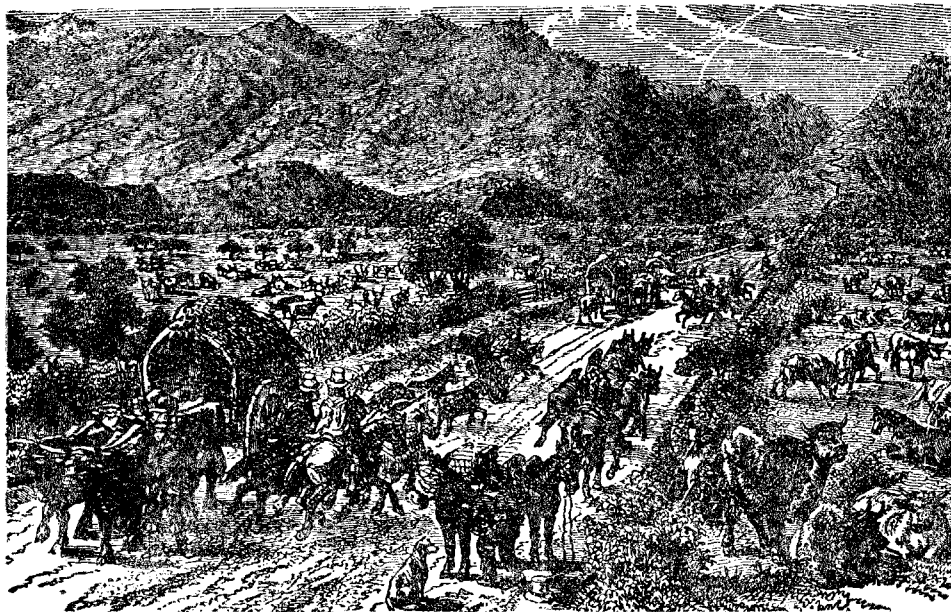
1834年7月23日——贝格尔舰在很深的夜间下锚在瓦尔帕莱索湾里；这地方是智利的重要海港。当第二天早晨到临时，一切的景色，使人感到非常高兴。自离开阴寒的火地岛后，这里的气候就会感到十分舒适：空气是这样的干燥，天空是这样的明朗和蔚蓝，太阳又放射着明亮的光辉，因此整个自然界好像到处都是生机蓬勃。从我们停船的地方望去，景色非常美丽。这个城市建筑在一条相当险峻的山岭的脚旁；这条山岭约有1600英尺高。由于城市处在这样的地点，所以它总共只有一条长长的和港岸平行的房屋零落的街道，并且凡是在路边有峡谷的地方，两边都建有一大堆房屋。在圆顶的山丘表面上，只有一部分被非常稀疏的植物覆盖着；山丘被雨水破坏成无数的小溪沟，显露出一种特别鲜明的红色土壤来。由于这个原因和那些白粉刷的矮瓦房，使我感到这个景色很像是特内里费岛上的圣克鲁斯（Santa Cruz）。向东北方望去，有几处地方清晰地显现出安第斯山脉；但从附近的山丘那里望去时，这些高山更加显得雄伟：从这里可更容易使人感觉到，它们还在非常遥远的地方。阿空加瓜火山（Volcano of Aconcagua）特别雄壮。这是一座不规则的圆锥形高山，要比钦博拉索火山<sup>②</sup>更加高些，根据贝格尔舰上的军官所做的测量可知，它的高度至少在23000英尺以上。可是，从这里看去，安第斯山脉之所以有这样的美观，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我们的视线

① 中智利（Central Chile）是指瓦尔迪维亚到圣地亚哥一带的智利中部地区。——中译者注

② 钦博拉索火山（volcano of Chimborazo）是在厄瓜多尔境内的安第斯山脉里。——中译者注



所穿过的这一层空气。当太阳下沉到太平洋里去时,看到这些高山的凹凸不平的轮廓被多么清楚地刻画出来,还有它们颜色的浓淡有多么的变幻和多么的柔和,不禁大为惊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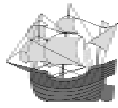


瓦尔帕莱索的大道

我很幸运地遇见到一个居住在这里的老同学和老朋友理查德·科菲尔德 (Richard Corfield) 先生;当贝格尔舰逗留在智利沿岸时,他特别替我安排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住屋;他这种好客行为和亲切关怀,使我非常感激。瓦尔帕莱索附近一带,对于一个自然学家说来,并没有多大的研究对象。在很长的夏季时间里,南风经常不断地吹过来,并且又再经过海岸边吹去,所以这时就完全无雨;可是在冬季的三月份里,却有相当多的雨水降下。因此植物就很稀少,除在几个深深的河谷中,就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能生长树木;只有稀少的草类和少数低矮的灌木,散布在山丘上不很险峻的地方。如果我们回想到,在离开这里以南 350 英里的安第斯山脉的东侧山坡上,完全被一片厚密得不能通行的森林遮蔽着,那么就可非常明显看出这两个地方完全不同。我在采集一些自然科学的标本时,曾步行走了几段很长的路。在这一带步行是很愉快的。这里生长着很多美丽的花朵;正也像在多数其他的气候干燥的地方一样,各种草类和灌木都有强烈的特殊香味,因此甚至在穿过这些草木丛生的地方后,他的衣服也就会染上香味了。当我看到天气每天都一样晴朗时,我总是非常惊奇。气候对于一个人的情绪会有多么重大的变化啊!在一方面看到乌云半遮的深邃高山,而另一方面又从明朗天空的淡蓝色薄雾里望见另一条山脉时,这两种景色所引起的对比感是多么不同啊!前一种景色有时会使人感到非常宏伟壮丽,而后一种景色则会感到生活非常愉快和幸福。

8月14日——今天我骑马出外旅行,目的是要考察安第斯山脉山脚部分的地质;在这时节,只有这个山脚部分还没被冬雪覆盖。我们第一天的骑行路线,是沿着海岸向北<sup>①</sup>。天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 15 章中所附的地图,第 241 页。——中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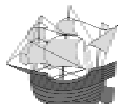


黑以后,我们到达昆特罗(Quintero)的“海新达”(Hacienda,就是大田庄);这个田庄以前属于科克伦(Cochrane)勋爵。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考察广大的贝壳层;这些贝壳层是在海面以上几码的地方,并且被挖取来烧成石灰。显而易见,这就是整个海岸线上升的证据:在离海面几百英尺高的地方,有无数的古代贝壳;我还发现在1300英尺的地方也有一些这种贝壳。它们有些是很疏松地散布在地面上,有些被埋藏在带淡红的黑色植物性土壤层里。我在用显微镜观察后,就惊奇地发现,这种植物性土壤正就是海里的淤泥;其中充满着微小的有机体颗粒。

8月15日——我们回头向着基约塔河谷前进。这一带的景色非常愉悦舒畅,正像是诗人描绘的田园风光;一块块绿色的宽广草地,彼此被有小溪的峡谷分割着;还有一些小屋,大概就是牧羊人居住的,散布在山坡各地。我们不得不爬过契里考昆山(Chilicauquen)的山脊。在这座山的山脚下,有很多美丽的常绿树,但它们只能在有溪水的山谷里繁荣生长。如果一个人只看到瓦尔帕莱索附近地区,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想到,在智利还有这些像画境一样美丽的地方。当我们一走到山梁上,我们的脚下就立刻显现出基约塔河谷来。这个景色,表明了一种被人工创造的非常繁荣的情形。这条河谷很宽阔,又十分平坦,因此到处都很容易引水来灌溉。在各个方形的小果园里,茂盛地生长着甜橙树和齐墩果树,还有各种不同的蔬菜。这里的四面八方,都是光秃秃的高山,因此从这两方面的对照看,这一条好像缝补上去的布片一样的河谷,更使人感到愉快。“瓦尔帕莱索”这个地名的意义是“天堂里的河谷”(Valley of Paradise);以前提出这个地名的人,一定是专指这个基约塔河谷的。我们下山走到圣伊西德罗大田庄去;这个田庄就位于钟山(Bell Mountain)的山脚边。

从地图上可知,智利是一块在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间的狭长的带状土地,这条带子又被几条通过这里而平行于主脉的山脉所分割开来。在外面的几条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的主脉之间,一直到遥远的南方都伸展着平坦的盆地,这些盆地彼此有狭窄的山道互相连通;主要的城市也就位于这些盆地里,例如有圣费利佩(San Felipe)、圣地亚哥(Santiago)和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这些盆地也就是平原;我以为盆地和那些把它们和海边连结起来的横切的平坦的河谷(也像基约塔河谷一样),显然无疑是古代狭长海口和深深海湾的底部,也好像是现在那些纵横切割着火地岛和西海岸的海湾一样。古代智利的陆地和水道的地形,应该是和火地岛相似的。这种相似的情形,有时就十分显著地表现出来:当一片浓雾像斗篷一样地披上这个地区的低洼地时,可以看见那些不断地旋卷到山谷里去的白色雾团,很美丽地描绘出小港和海湾来;到处都隐现孤独的小山丘,表明这种山丘过去就是孤立在那里的小岛。在把这些平坦的河谷和盆地去和那些参差不齐的高山互相对照时,这种景色凸现新奇和非常有趣的特点。

由于这些平原都有向海边倾斜的天然坡度,所以很容易引水灌溉,因此它们也就特别肥沃。要是不采用人工灌溉方法,这块土地恐怕就不会出产什么东西了,因为在整个夏季里,天空总是晴朗无云的。不论在高山或是在低丘上,都只有稀疏的灌木和低矮的树木,而其他的植物就非常缺乏。河谷里的每个地主,都占有一块有相当大面积的山地,让自己的无数半野性的牛在这里设法找寻足够的饲料。在这里每年有一次盛大的“罗第奥”(Rodeo,清点牛群);这时候,把山上所有的牛都赶下来,清点数目,在牛背上加上标记,并把一定数目的牛分离开来,另外放牧到灌溉的田地上去,把它们养肥。这里大部分的田地都种植着小麦,也栽培着很多的玉米;可是还有一种豆类,却是这里普通劳动者们的食粮。果园里出产非常丰富的桃子、无花果和葡萄。这一带居民有了所有这些富源,似乎应该比他们目前实际生活过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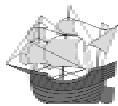
更良好些。

8月16日——这座大田庄的管理人招待客人很周到,提供给我一个向导和几匹强壮的马;我们就在上午动身,去攀登坎帕纳山(Campana);它又叫做钟山,有6400英尺的高度。上山的小路非常难走,但这里的地质和风景很不差,可以大大地补偿爬山的辛苦。到傍晚时,我们走到一眼泉水处;它叫做羊驼泉(Agua del Guanaco),处在一个很高的地点。这一定是古时候的地名,因为自有一只羊驼在这里饮过水以来,已不知有多少年了。当我们爬上山去时,我看到在北面的山坡上只生长着一些灌木;可在南面的山坡上,却生长着约有15英尺高的竹林。在少数地方,生长着棕榈树,并有一棵棕榈树却长在至少有4500英尺高处,使我感到非常惊奇。这些棕榈树,和它们的同科植物比较,是丑陋难看的树木。它们的树干很粗大,形状奇怪:树的中段要比上下两端更粗些。在智利的有些地区,生长得非常多;因为可把它们的树汁制成一种糖浆,所以很有经济价值。在彼托尔卡(Petorca)的一块地段,曾有人想点清楚这种树的棵数,但在数了几十万棵后,就没法再数下去了。每年在早春时,就是在8月份里,有很多的这种树被斫掉;当它们倒卧在地面上时,就把它们的树冠割去。这时候,立刻就有树汁从它们的顶端流出来,并在几个月里继续不断地流出来;可是,必须于每天早晨在它们的顶端切去一薄片,露出新鲜的表面。一棵良好的棕榈树,可流出90加仑[英制,约400升]的树汁来;所有这些树汁都应包含在这种看来很干燥的树干的容器里。有人说,在太阳晒得很厉害时,树汁就特别迅速地流出来;又有人说,在砍倒这种树时,一定要注意,要让树顶向上倒在山坡上;如果它倒向山坡的下端,那么树汁就恐怕会一滴也流不出来;可是,恐怕会有人断定,在这种情形下,重力不会阻止树汁流出,反而会帮助它流出了。树汁在煮沸后就浓缩起来;于是大家就把它叫做糖浆,因为它的滋味极像糖浆。

我们就在泉水附近下马,准备过夜。晚上的天气晴朗,空气透明,因此远望过去,虽然瓦尔帕莱索湾离这里的距离至少有26地理里,仍能清楚地看出那些停泊在这个海湾里的船只,其桅杆像是细小的黑线。一艘张满了帆在绕过海角行驶的大船,看上去像一个发亮的白色斑点。安森(Anson)在他航行时,对于海岸上的人能在这样远的距离发现他的船只,感到非常惊奇;但是他却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地面高度和空气的透明度非常大。

太阳西沉时的景色,真是美妙极了;这时候河谷里已是一片黑暗,可是安第斯山脉的积雪的高峰还保留着一种红玉似的光彩。当天色黑暗时,我们在一个小竹亭下生起火堆来,烘烤“察尔规”(charqui,就是风干的牛肉片),喝饮马黛茶,感到十分舒适。在旷野里过着这样的生活,真使人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晚上的天气平静无风,寂静无声,偶尔可以听到山口的尖叫声和欧夜鹰(蚊母鸟,goatsucker)的微弱的啼叫声。除了这两种动物以外,还有少数鸟类和甚至是昆虫,也经常居住在这些干燥无水的、被太阳晒焦的山地上。

8月17日——今天早晨,我们爬到一大片覆盖在山峰顶端的粗糙绿岩上去。正像时常可遇到的那样,这个岩层已破碎得很厉害,并且碎裂成大块多角的碎片。可是,我观察到一种惊人的情况,就是有很多碎片表面显露出各种不同程度的新鲜性质:有几块碎片好像是刚在昨天碎裂开来的,还有在另外一些碎片的表面上,或者是刚才开始生上了地衣,或者是早已生长了和附着了地衣。正像我过去非常确信的那样,以为这是由于经常发生地震的缘故,所以我的心中就想尽可能不站立在每个已脱离开岩层的石堆下面。这种事实会很容易使人受骗,所以我总是对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正确这一点发生怀疑,直到后来攀登到范迪门地的惠灵顿山(Mt. Wellington)上才搞明白;在那里并没有发生过地震,可是我在这座山的山顶上



看到也有同样的岩层构造,同样破碎得很厉害,不过所有这些碎片都显出好像已在几千年以前就崩裂成了它们现在的样子。

我们一整天都在山顶上度过,这种享受,真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地图上可见,智利被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两面包围着。从风景本身得到的愉快,已经尽善尽美,再加上单单是坎帕纳山的山岭和它的一些不大平行的支岭的景色,还有这条直接切割开群岭的宽阔的基约塔河谷的景色,更在我脑海里激起了很多想法,因此又强化了这种愉快。在想到这种举升这些高山的力时,甚至在进一步想到这一座座高山整个都被破坏成为碎块、移走和变成平地所必须经过的无数世纪时,谁不会因此大吃一惊呢?在这里,可很自然地回想到巴塔哥尼亚的广大无边的砾石层和沉积层:要是把它们堆积到安第斯山脉上去的话,那么就会增加山脉的高度好几千英尺。在巴塔哥尼亚,有一个问题使我感到很惊奇,就是一条山脉怎样会分离出这样巨大体积的砂石而自己本身却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呢?可是,现在不应再有什么惊奇,不应再去怀疑万能的时间是不是会把高山——甚至是像安第斯山脉这样的巨大无比的高山——磨碎成为砾石和淤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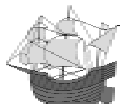
安第斯山脉的真面目,却和我以前料想的情形不同。它积雪的下界线确实是成水平的;山脉的平滑山顶似乎是完全和这条雪线平行的。只有隔开一段距离后,才有一群尖顶的山峰或者单个的圆锥体升起,它们表明这里在过去或现在存在着火山。因此,山脉的形状很像一条连绵不断的巨大的长城,山岭上各处添筑了炮塔,并构成了一道最坚强可靠的保卫这个地方的防线。

为了要开采金矿,差不多在每座山上到处都被钻探过了;开矿的热潮,恐怕已使智利境内不再有一个没有被钻探到的地方了。今天晚上,我仍像昨夜一样,和自己的两个同伴围坐火堆一起谈天。智利的瓜索人(guaso)相当于巴塔哥尼亚的高乔人,但在个性方面却完全不同。从这两个地方比较看来,智利是更文明一些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居民也丧失了很多特有的个性。这里的社会阶级差别表现得非常强烈:瓜索人绝对不肯承认每个人是和他平等的;当我看到我的同伴不愿和我一同吃饭时,我就感到非常惊奇。这种不平等的感觉,正是当地存在着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集团而产生的必然后果。据说,有几个最大的地主每年可收入5000~1万英镑;我以为,在安第斯山脉以东的任何一个牧畜区里,决不会遇到这种贫富不平等的现象。一个旅行家在这里就不会遇到那种拒绝一切报答的无限制的招待,而且也不会得出那种毫不怀疑地接受这种招待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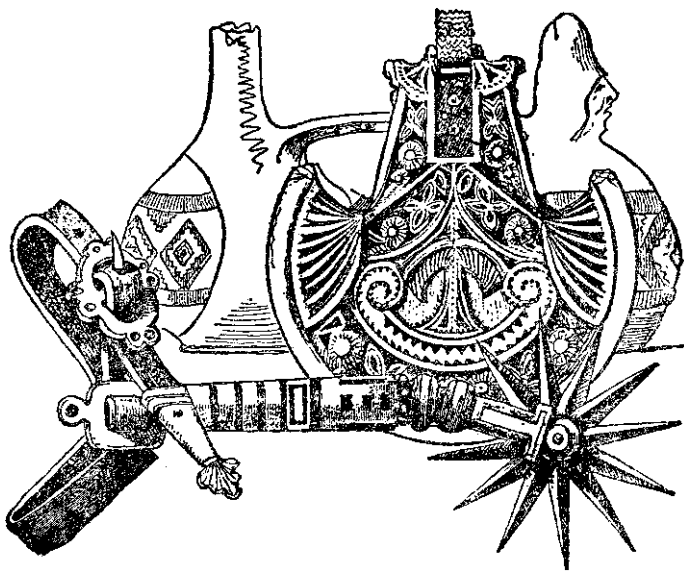


智利的瓜索人

发生的好感。在智利,差不多每家人家都肯让你借宿,但是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希望收取一些小钱了;甚至是富人也会接受两三个先令。高乔人虽然也会割断人的喉咙,但仍算是一个君子;瓜索人有几方面虽然表现得比较好,但同时又是粗鲁的普通小人。虽然这两种人都在干着相同的工作,但他们在习惯上和服装上都不相同;他们中每一种人的特性是在各自的地方普遍存在的。高乔人好像是自己的马的一部分,并对于任何一种不骑在马背上做的工作都很轻视,瓜索人却可以被雇佣来做种田的长工。高乔人完全靠动



物性食物为生,可是瓜索人却差不多专靠植物性食物为生。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白色的马靴、宽大的衬裤和鲜红色的“奇里帕”(chilipa)——就是潘帕斯草原地方的最美丽的衣服。这里的普通裤子,都插入黑、绿两种颜色的羊毛线的袜套里。可是,这两种人普通都穿土布外套(poncho)。瓜索人认为自己的踢马刺是最可以用来夸耀的东西;这种踢马刺简直大得使人可笑。我量过一只踢马刺,它的距轮的直径有6英寸,而距轮上面竟有30多个刺齿。马镫也同样的尺寸巨大,是一个用整块木头雕成的方块,中间挖空,其重量仍有3~4磅[约1.5千克]。瓜索人大概比高乔人更能熟练地使用套索;但是从当地的地形特点看来,他们是不会知道投石索的用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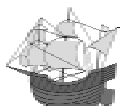


智利人的马具

8月18日——我们走下山去,经过几个有着溪水和良好树木的风景美丽的地点。当天就住宿在上次的那个 大田庄里;以后接连两天,我们骑马向基约塔河谷的上游去,并通过基约塔城:它极像一个集合着很多树木苗圃的地方,而不像一个城市。果树园很美丽,盛开着一片桃花。有一两处地方,我还看见海枣树,这是一种最庄严的树木;我想,成片的这种树木,要是生长在它们的故乡亚洲或者非洲的沙漠里,一定是很壮丽的。我们还经过了圣费利佩,一个像基约塔城一样优美的房屋分散的城市。这条河谷在这里伸展到一个大海湾里;这些海湾也就是直达安第斯山脉脚下的平原;我已讲过,它们正是智利风景中的一个奇特部分。

晚上(8月20日),我们到达乔求尔(Jajuel)矿区;这个矿区位于大山脉侧面的深谷中。我在这里住了五天。我的屋主人是矿区监督,是一个精明的但又没有知识的康沃尔<sup>①</sup>矿工。他已和一个西班牙女子结婚,不想再回祖国了;可是他对康沃尔矿区仍有无限的赞叹。他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乔治·雷克斯(George Rex)已经死了,在雷克斯的王族里还有多少人活着呢?”显然无疑地,这个雷克斯,一定是和那一位写出所有书本的大作家

<sup>①</sup> 康沃尔(Cornwall)是英格兰西南角的伯爵封地。在这里有无数的锡矿地,很早就已经开采了。——俄译者注



菲尼斯 (Finis) 有亲戚关系的吧 !<sup>①</sup>

这里的矿区是产铜的,开采出的矿石全部都用船装运到斯旺西 (Swansea) 去提炼。<sup>②</sup> 因此,这个矿区比起英国的矿区,就显得非常安静了:没有浓烟、没有熔炉、也没有巨大的蒸汽机来破坏四周高山的寂寞。

智利政府,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旧的西班牙法律,曾千方百计地鼓励人民去探查矿产。找寻到矿脉的人,只要缴纳 5 先令给政府,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开采;而且甚至在缴纳以前,也可有 20 天的期间试挖,甚至也允许在别人的果园里挖掘。

大家都清楚知道,智利的采矿方法是最廉价的。我的屋主人说,外国人介绍过下面两种主要的改进方法。第一种是用初步烘烧的方法来把黄铜矿还原<sup>③</sup>;这种矿在康沃尔地方最普遍;当英国矿工来到这里时,看到当地的人把它当做废物而抛弃掉,就感到非常惊奇。第二种是把老式鼓风机里取出的矿渣磨碎和用水选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提取到大量金属颗粒。我确实看到骡子在驮运着这些矿渣包到海边去,然后再装运到英国去。可是,第一种方法是更使人感兴趣的。智利的矿工总是这样的肯定,在黄铜矿里,连一颗铜粒都没有的,他们还嘲笑英国人愚蠢;可是,英国人因为用几块钱就购买到最丰富的矿脉,所以也回过头来嘲笑他们愚蠢。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个早已广泛开矿很多年的国家里,却还没有发现像这种在熔炼前缓慢烘烧矿物而除去硫磺的简单方法。虽然也已应用了几种机器来改进一些采矿工作,但到现在仍还有几个矿区在靠人力用皮袋把矿井里的水吊出去!

矿工们的工作非常艰苦。矿主允许他们的吃饭时间也很少,不论冬天或夏天,他们总是天刚亮就去上工,直到天黑才离开矿井。他们得到的工钱是每月 1 英镑;伙食由矿主供给:早饭时分给每人吃 16 只无花果和两小片面包,午饭时吃煮熟的豆子,而晚饭时吃烤熟的小麦碎粒。他们恐怕从来都没尝

到过肉味,因为他们拿了每年 12 英镑的工钱,还必须去购买自己的衣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些在我现在所住的矿区里的矿工,每月可得到工钱 25 先令,并且矿主还供给他们少量的“察尔规”(风干的牛肉片)。可是,这些人每隔两星期或三星期才能离开阴森森的矿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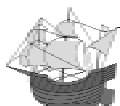
智利的矿工

① 雷克斯(Rex)是拉丁文的“国王”。这个矿工错误地把“雷克斯”这个字来称呼英王乔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的王朝。乔治四世所属的汉诺威王朝(Hanoverian dynasty)已经衰败下去。乔治三世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在 1820 年死去。在他还没有死以前,他的长子乔治四世已经用王子摄政王的名义代理执政。乔治四世是一个酒鬼和淫荡的人。乔治三世的其余六个儿子也都是因为饮酒无度、狂赌和待人特别残酷而臭名远扬。最大的一个儿子是克拉伦斯(Clarens)公爵,在 1830~1837 年间执政(即威廉四世,William IV);在 1837 年,他死了以后,他的第二个女儿,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即位。

达尔文在这里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因为在 18 和 19 两个世纪里,时常在书的末尾加写一个拉丁字“菲尼斯”(Finis),就是“完了”的意思;可是不懂拉丁语的人,就把它错误地当作是这本书的著作人了。——俄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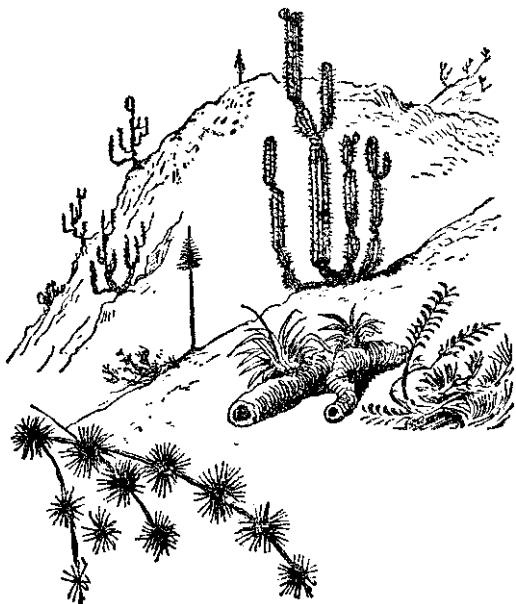
② 斯旺西(Swansea)是英国威尔士南面的一个海港城市。——俄译者注

③ 黄铜矿(copper pyrites)又叫做铜黄铁矿,分子式是  $\text{CuFeS}_2$ 。——中译者注



下山回自己家里去一次。

当我居住在这里时,我在攀登附近这些高山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正像我过去所能预料的那样,这里的地质很有趣味。这些碎裂的和被烧坏的岩石,被无数绿岩的岩脉切断,



智利的仙人掌(秘鲁仙人球, *Cereus peruviana*)

正证明了从前这些地层曾发生过多次剧烈变动。这里的风景极像基约塔河谷的钟山附近的景色:全是干燥和裸露的山地,只有几处地方生长着一些树叶稀少的零星灌木。在这里,生长着极多的仙人球,或更准确地说是仙人掌<sup>①</sup>。我曾去量过一株圆球形的仙人掌;它的周长,连刺在内有6英尺4英寸。普通圆柱形分支的仙人掌的高度,是从12到15英尺不等,而每个分支的周长(连刺一起在内)有3~4英尺。

在最后两天里,大雪下降到山地上,阻止我去做几个很有趣味的考察旅行。我想到一个湖泊那里去;当地的居民根据某一些不可理解的理由,就认为这个湖泊是海道。有一次在干旱时期,有人提出要挖掘一条运河到海边,把水引进到附近地区来;但是神甫们在讨论以后,就宣布这件事情太危险了,要是照大家所想的那样,把这个湖去和太平洋连结

起来,那么整个智利就会被海水淹没了!我们攀登到很高的地方,但因为四处都是雪堆,行走艰难,不能达到这个奇怪的湖泊边,且连走回去也发生了相当的困难。我以为,这一次我们一定要丧失自己的马匹了,因为我们丝毫没有办法去估定雪堆的深浅,并在带引马匹时,它们也只能用跳跃的方式来移动。乌黑的天空表明正有一个新的雪暴在集结,因此在还没有下山逃避开以前,仍不能抱着很大的乐观。正当我们达到山脚边时,雪暴果真开始来袭了,它没有在三小时以前向我们袭击,所以真感到非常的幸运。

8月26日——今天我们离开乔求尔矿区,又再穿经圣费利佩盆地。今天的天气是真正的智利天气,阳光明亮得使人炫目,空气十分透明。又厚又均匀的新近下降的雪层,覆盖在阿空加瓜火山和主山脉的上面,使它们显得十分壮丽。我们走上了通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大路。翻越了塔尔根山(Cerro del Talguen),我们借宿在一个小茅屋里。这个屋主人在讲到智利的情形并把它和其他国家比较时,就很自卑地说:“有的人用两只眼睛去看东西,有的人用一只眼睛去看东西,可是我认为,智利人还没有用过任何一只眼睛去看东西。”

8月27日——在翻过几个小山丘以后,我们就下降到一个名叫吉特龙的盆地地形小平原。这些像吉特龙一样的盆地的高度,都在海拔1000~2000英尺左右;在这些盆地里,有两种金合欢树生长得极多;从形状看来,它们都是发育不良,并互相隔得很远。在海岸一带地方,从没看到过这些树木;它们使这些盆地的风景具有别种特色。我们又翻过了一条低的

<sup>①</sup> 仙人掌(*Opuntia*)是干身扁平或成叶状的仙人球(cactus)。——俄译者注[现在 cactus 也可叫做仙人掌,就是仙人掌科(Cactaceae)的植物;而 *Opuntia* 则是仙人掌属的属名。——中译者注]



山岭 ;这条山岭把吉特龙平原和另一个有圣地亚哥城的大平原分隔开来。这里风景有惊人的美好 :在十分平坦的地面上 ,有几处生长着金合欢树的丛林 ;远远地在安第斯山脉的山脚边水平地分布着城市建筑 ;傍晚的阳光正照耀在安第斯山脉的积雪高峰上。在刚望到这幅景色时 ,就可十分明显地看出 ,这个平原表明是一个古时候的内海的一部分。走到平坦的大路上以后 ,我们立刻就催马急驰 ,在天黑以前到达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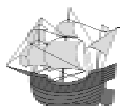
我在圣地亚哥住了一个星期 ,过得非常高兴。每天上午 ,我骑马到平原的各处地方去游玩 ,晚上就和几个英国商人一起晚餐 ;众所周知 ,这地方对客人招待一贯非常周到。在城市中央 ,有一座小石山 (叫做圣卢西亚山 ,Santa Lucia) ;我每次爬上这座山时 ,总感到非常愉快。从这座山上望见的风景 ,的确很惊人 ,正像我已讲过的 ,它是非常特殊的。听人说 ,所有处在宽广的墨西哥高原上的城市 ,都具有这种共同特点。可对于这个城市本身 ,却没有什特别可举 :它还没有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样的美丽和繁华 ,不过也是按照同样的型式来建造。我从北面绕着圈子到这里来 ,因此就打算向南走笔直的道路 ,作一次更长的旅行 ,然后再回到瓦尔帕莱索去。

9月5日——今天中午 ,我们走到一座用兽皮做成的吊桥 ;这座桥横跨马伊布河 (Maypu R. ) ;这是一条位于圣地亚哥城南面几里格的汹涌大河。这些兽皮桥建造境况不良。桥面依照着吊索的形状向下凹曲 ,并用一捆捆木棍彼此贴紧在一起而成。在这种桥面上到处是窟窿 ;甚至在一个人牵了一匹马走过去时 ,这个重量就会使桥面摆动得很骇人。晚上 ,我们走到一个舒适的田庄 ;这里有几个非常美丽的小姐。我只是因为好奇而走进她们的一个教堂里去 ,她们非常害怕。立刻问我 :“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天主教徒呢 ?——要知道我们的宗教是确实可靠的。”我明确告诉她们 ,我也是天主教的一个宗派的教徒 ;可她们不愿意听 ,就顺着我的话来问 :“你们的神甫 ,你们的主教本人 ,也是不结婚的吗 ?”主教有妻子的荒谬说法 ,使她们特别惊奇 ;她们对于这样一种巨大罪恶 ,简直不知是非常可笑还是非常可怕。①

9月6日——我们向正南方继续前进 ,当天住宿在兰卡瓜城 (Rancagua) 。这一段道路通过一个平坦而狭长的平原 ;平原的一边是高耸的山丘 ,另一边是安第斯山脉。第二天 ,我们转弯走到卡察普阿尔河 (Rio Cachapual) 的河谷去 ;在这河谷里有考凯内斯温泉 ;它的泉水有医疗功效 ,所以早已远近闻名。在冬季河水低浅时 ,在交通不繁忙处 ,当地居民通常就把吊桥拆去。这个河谷里的吊桥也已被拆去了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骑着马渡河。这是一件不很愉快的事情 ,因为泛着白沫的河水 ,虽然并不深 ,却在它的大卵石的河床里流得非常迅速 ,使人头昏眼花 ,甚至很难辨认清楚 ,自己的马究竟是在向前行走还是站立原地。在夏季山上积雪融解时 ,就无法渡过这些奔腾的河流了 ;这时它们的力量和狂暴程度达到极点 ;从它们当时遗留的痕迹上 ,就可以明显看出此况。晚上我们到达了温泉 ,就在这里住了五天 ;最后两天是因为大雨而使我们不能动身。这里的房屋是由一些简陋的小茅屋围成的方形院子 ;每间茅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这些房屋位于狭窄的深谷里 ,恰巧紧贴在安第斯山脉的主脉外侧。这是一个安静的偏僻所在 ,有很多美丽的野景可供欣赏。

考凯内斯温泉从一条横过巨大的成层岩体的断层线里喷流出来 ;整个岩层显示高温作用的痕迹。有大量气体随着温泉一起从石缝隙口里喷出。虽然这几个泉水的出口相隔不过几码远 ,但温度却相差极大 ;这大概是由于搀兑进去的冷水数量不同而造成的 ,因为那些温

① 达尔文也和大多数的英国人一样 ,是属于英国教会的教徒 ;英国的神甫与天主教的神甫不同 ,他们不一定要立誓不结婚。——俄译者注



度最低的泉水就几乎没有矿质的滋味。在 1822 年的大地震后,泉水干枯,差不多整整一年都没有喷流出水来。1835 年的地震也大大地影响了它们:泉水的温度突然从 118 °F [48 °C] 下降到 92 °F [33 °C] [1]。可能地下的扰动对于那些从地壳内部上升的矿水,总是要比那些接近地面的地下水,起到更剧烈的影响。一个管理温泉的人向我肯定,这里的泉水在夏季要比在冬季更热些和多些。可以推想到,夏季泉水更热些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季节较干旱,冷水混和到矿水里的数量减少;可那时的水量反而更多些的说法,就似乎是非常奇怪而且是矛盾的了。在夏季从来不下雨,所以我认为,这时泉水的周期性增加现象,只有靠山上积雪的融化才可能发生;可是,在这个季节,那些有积雪的高山都在离开泉水 3~4 里格的远处。告诉我泉水情形的管理人住在这里已几年,一定很熟悉这里的情形,我毫无理由去怀疑他的话;倘使事情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的确非常奇怪,因为我们就必须去假定,雪水在穿过疏松的地层而渗流到高热区去,然后再再从考凯内斯的断裂的和嵌入的岩层缝隙里被压逼出来;大概这种现象有规律地重复发生情形,也指明这个地区有高热的岩层且离地面并不很深。

有一天,我骑马沿着这个河谷向上游走到一个最边远的居民地点。在这个地点上游不远处,卡察普阿尔河就分叉出自两个巨大的深谷;它们都直接穿过主山脉去。我爬上一个尖顶的高山,它大概有 6 000 多英尺高。在这里,实际上也同其他各处一样,展现出它们最有趣味的风景。平切拉就是通过这两个深谷中的一个进入智利和抢劫附近地区的。他就是我上面已讲过的那个袭击内格罗河边一个田庄的人。他是个西班牙混血种的流氓,曾纠集一大队印第安人,盘踞在潘帕斯草原里的一条河流边,那些被派去追剿他的军队都没有发现这个地点。他就时常从这个地点勇猛出击,经过那些从没人走过的山路越过安第斯山脉,去抢劫田庄房舍,把牛群驱赶到自己的秘密巢穴里去。平切拉是一个骑术非常高明的人,他把所有在他周围的人训练得都像自己一样娴熟。任何一个对他有三心二意的人,终会被他杀死。罗萨斯将军针对着他和其他飘泊的印第安人部落,来回进行扫荡战争。

9 月 13 日——今天我们离开考凯内斯温泉,沿着大路回去,并且借宿在克拉罗河(Rio Claro)。第二天,我们从这里骑马到圣费尔南多城去。在到达这个城市以前,经过最后的一个低凹的盆地,这个盆地向外扩展成为一个大平原,而这个大平原又这样远远地向着南方伸展,因此在遥望远处的安第斯山脉的积雪山峰时,就好像是耸立在海面上一样。圣费尔南多城在离开圣地亚哥 40 里格的地方;它也就是我这次旅行到达的最远地点,因为我在这里转了一个直角方向的弯,向海岸边走去。我们借宿在亚基尔(Yaquil)的金矿上;有一个美国绅士尼克松(Nixon)先生在开采这个金矿;我非常感激他的盛意,招待我在他家里住了四天。第二天上午,我们骑马到矿区去;这个矿区在靠近一座高山的山峰约几里格的地方。在半路上,我们望了一下塔瓜塔瓜湖(Lake Tagua-tagua)的湖面色色;它是因为在湖面上有浮岛而出名的,盖伊先生曾描写过这些浮岛的情形。[2]这些浮岛是由各种不同的已死亡植物的茎干互相交织地堆积而成;在它们的表面,又有其他植物生根上长。这些浮岛通常是圆形的;它们的厚度约 4~6 英尺;它的大部分被浸没在水面下。当有风吹来时,它们就从湖面的一边飘荡到另一边去,并且时常可当做渡船,载运牛马过湖。①

① А. И. 秦斯-里托夫斯科(Дзенс-Литовской)教授也讲述到在伊希姆草原(Ишимская степь)上的通巴湖(озеро Томба)里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浮岛(参见《自然》杂志,第 12 期,1951 年)。家畜也时常在这个岛上渡过湖去。秦斯-里托夫斯科教授对这个浮岛的起源作了解释。——俄译者注

伊希姆草原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额尔齐斯河的支流伊希姆河就流经这个草原。——中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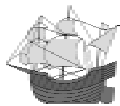


我们到达矿区后,看到很多工人的面色苍白,感到非常惊奇,因此我就向尼克松先生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个矿井有 450 英尺深;每个矿工每次要背运约 200 磅 [90 千克]重的矿石到外面来。他们在背着这样重的东西后,还要沿着梯子向上爬,这种梯子是用两根树干做成,搁放在矿井里的一层层地阶上,连接成向上的折曲路线,在每根树干的表面上,刻挖出互相交错呈凹口的踏级。甚至是那些年纪 18~20 岁的没有胡髭的青年,即使他们的全身肌肉还没有完全发育,却也要背运同样重的矿石,并从差不多同样深的地方爬上来(在他们的身上,除了只穿一条短裤外,其余部分完全裸露)。一个没有做过这种工作的强壮男子,只要单单把他自身从矿井底下“搬运”出来,也会累得满身大汗。他们干着这种非常沉重的工作,却只是吃食一些煮熟的豆子和面包。他们宁愿专吃面包,可矿主们认为他们如果专吃面包,那么就干不了这样沉重的工作,所以就把他们看做是马匹一样,强迫他们吃下豆子。这里矿工的工钱,要比乔尔矿区多些,每月有 24~28 先令。他们要每隔 3 星期才能离开矿区回家一次;每次可在家里住两天。在这个矿区里,有一条工作规则非常苛刻,这显然是保护矿主利益的。矿工偷取金子的惟一方法,就是先把矿石埋藏起来,以后遇到机会,再把它们偷运出去。因此,这条规则就这样规定,要是矿区监督一发现有一块矿石被埋藏起来,就要按照它的全部价钱作为罚金,在全体矿工的工钱里扣除去;因此,他们除了全体结成同盟一起来干以外,就不得不彼此互相监视了。

把矿石搬运到磨盘上后,就被磨成细粉,此后用淘洗法除去所有比较轻的颗粒,最后用水银提取出金粒来 [汞齐法]。根据记述,淘洗法似乎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可是,在看到一股水流怎样以非常正确地适合于金子比重的速率,把金粒从其他废矿屑里很容易地分离出来时,真会感到十分有趣。从磨盘里出来的矿泥<sup>①</sup>,被收集在矿池里,就在池里沉淀,经常不断地掏取沉淀物,倒在一起,成为一大堆。于是开始使它进行各种不同的化学作用,各种盐类就浮升到表面上来结成粉壳,下面的物质就变成硬块。在把它搁置一两年后,再把它淘洗,于是就产生出金子来;一堆矿泥甚至可重复淘洗六七次,不过每次所得的金子数量愈来愈少,并且所需要的搁置时间(就是当地人所说的产出金子的时间)也要较长些。显然无疑,上面讲到的化学作用,每次都能从某一种化合里释放出新的金子来。要是能发现一种方法,可以使矿石在第一次磨碎以前就释放出金子,那么这种发现显然会把金矿的价值提高很多倍。这些分散在四周而没有被水冲走的微细金粒,最后竟能积聚成相当的数量,真是非常奇妙。在不久以前,有几个矿工因为停工无事,得到矿主允许,去刮取房屋和磨坊四周的泥土,他们在把这样收集在一起的泥土淘洗后,竟能得到价值达 30 元的金子。在自然界里,也在同样地发生这种淘金的现象。高山受到风化侵蚀而逐渐消失,同时它们所含有的金属矿脉也随之消失。最坚硬的岩石被磨耗成微细的淤泥,普通的金属被氧化,这两类物质都被移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只有金、铂和少数重金属差不多没受到破坏,并且因为比重大,就下沉到谷底,留在其他物质的后面。在整条高大的山脉都经过这样的大磨盘来磨细并又被大自然的手所淘洗过以后,沉淀物就变成了金属的矿砂,于是人类就认为把分离金属的工作进行到底是对自己有利的。

无论矿工的生活条件看上去好像有多么恶劣,可是他们仍还很愿意接受这种采矿的工作,因为雇农的生活条件还要恶劣得多。雇农得到的待遇更低,他们差不多专靠吃食豆子为生。这种贫穷的主因,一定是由封建主义形式的农田耕作制度所造成的:地主只给雇农一小块土地,让他去搭盖自己的住屋和耕种;为了报答地主起见,这个雇农(或者是一个可以替代

<sup>①</sup> 矿泥(муд,俄名 шлам,或译做矿浆)是一种为了提取贵金属而被磨得极细的矿石粉末。——俄译者注



他的人)就要一辈子天天替地主做工,一点报酬也没有。必须要等到这个雇农的一个儿子长大,能够靠自己的劳动来赚钱和付清他的租金后,他才能去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否则除了偶然有几天放假以外,谁也照顾不了这块土地。因此,极端的贫穷就在这个国家的劳动阶层中间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这里的附近地方,还留存着一些古代印第安人的遗物;有人给我观看一块穿孔的石头;莫利纳曾讲到它们,在很多地方可以发现大量这类石头。它们的形状是扁圆形的,直径有5~6英寸,在正圆心处穿有一个孔。通常大家都认为,它们是被用作棍棒的头部,不过从它们的形状看来,好像并不完全适合于这种用途。布彻尔<sup>[B]</sup>曾讲过,南非洲有几个部落用一根一头削尖的棍棒去挖掘树根;为了增加挖掘的力量和棍棒的重量起见,他们就用一块中央有孔的圆石头牢固地安在棍棒的另一头。古时候智利的印第安人,也很可能使用过这种粗笨的农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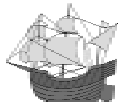
有一天,有一个德国人来看我;他是自然史的标本采集家,叫做雷努斯(Renous);接着还有一个老年的西班牙律师差不多在同时也来看我。我对于传闻中的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感到很有趣。雷努斯能够说很流利的西班牙语,因此这个老律师把他误认为智利人。雷努斯暗指着我问道,他对于英国国王派出一个标本采集家到这里来采集蜥蜴和甲虫并且敲碎一些石块这件事情,究竟有什么看法?这个老绅士仔细地想了一下,于是说:“这却不是好事情,——*hay un gato encerrado aqui* (总有一些说不出的原因在这里面<sup>①</sup>)。决没有一个这样有钱的富翁肯派出一些人来采集这一类废物。我不喜欢这件事情;要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跑到英国去干这样的事情,那么你想,英国国王不是会马上驱逐我们出境的吗?”要知道这个老绅士,从他的职业说来,还是属于最有教育的知识阶层的哩!在两三年以前,雷努斯亲自在圣费尔南多地方的一座房屋里留下了几条毛虫,叫一个女孩喂养它们,说是可以变成蝴蝶。这件事传遍了全城;最后,神甫和总督在一起开会讨论,都一致认为这件事一定是一种邪教。因此,在雷努斯回来时,他就被当局逮捕起来了。

9月19日——今天我们离开亚基尔,沿着一个平坦的河谷前进,这个河谷的形状也和基约塔河谷相似;丁德利第卡河(Rio Tindericca)在这个河谷里流着。就在圣地亚哥以南几英里的这些地方,气候变得更加潮湿,因此这里有很多不用灌溉而草类生长得很繁茂的牧场。

9月20日——我们沿着这个河谷前进,一直走到它伸展成为一个大平原的地方;这个大平原从海边一直达到兰卡瓜以西的高山为止。我们走了不久,就不再看到树木,甚至连灌木也看不到了;因此,当地的居民也像是潘帕斯草原的居民一样,找不到炊用的木柴。我以前从没听说有这一类的平原,所以在遇见了智利的这种地方时就感到非常惊奇。这些平原分属于很多层高度不同的陆地;在这些平原中,还有宽阔的、底部平坦的河谷横切着;所有这两种情况,也像在巴塔哥尼亚一样,表现出海水对于逐渐上升的陆地的作用。在这些河谷两侧险峻的悬崖中间,有几个巨大的岩洞;它们显然是受海浪冲击而产生的;当中有一岩洞很出名,叫做主教洞(Cueva del Obispo),以前曾被当地人民用作祭祀场所。今天我感到身体很差劲,此后直到10月底,都没有恢复健康。

9月22日——今天我们继续走过几个不生树木的绿草平原。第二天,我们到达纳维达(Navedad)附近的一座房屋;房屋靠近海边,屋主人是有钱的大地主,他给我们安排住宿的房间。我在这里一连住了两天,虽然我的身体不好,还是从第三纪地层里采集到了一些海生

<sup>①</sup> 原注英文是 *there is a cat shut up here*, 俄文译为 *тут что-то кроется*。它的意思是:一只猫突然跑到这里来,那么可想而知,一定有什么耗子一类的东西隐藏在这里了;暗指来的人一定是有很大企图的。——中译者注



软体动物的贝壳。

9月24日——现在我们就一直向瓦尔帕莱索前进；我在路上遭受了很大的困难，到27日才走到了那里；从此以后，我就卧床生起病来，一直到10月底才起床。在生病期间，我住在科菲尔德 (Corfield) 先生的家里；他把我看做是一家人，非常乐意照顾我，使我有难言的感激。

我在这里附带讲述一些关于智利的几种走兽和鸟类的观察结果。在智利经常可以遇到美洲狮 (puma)，也就是南美狮 (South American Lion)。这种动物有宽广的地理分布范围：从热带的森林起，通过巴塔哥尼亚的荒凉平原，一直向南到火地岛的潮湿和寒冷的纬度 ( $53^{\circ}\sim 54^{\circ}$ ) 处，都可以遇见。在中智利的安第斯山脉上，至少有1万英尺高度的地方，我曾经看到美洲狮的脚印。在拉普拉塔省，美洲狮主要猎食鹿、鸵鸟、□和其他小四足兽；它在那里很少去进攻牛或马，更罕见去进攻人。可是在智利却相反，它咬死了许多幼年的马和牛，这大概是由于其他四足兽数目不多的缘故，我还听到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美洲狮咬死。据说，美洲狮在杀死它的猎物时，总是先跳到猎物的肩上，然后用它的一只脚爪把后者的头颈扭转过来，把脊椎骨折断；我曾在巴塔哥尼亚看到几具羊驼的骨骼，它们的头颈就这样被折断了。

美洲狮在吃饱后，会用很多巨大的灌木去覆盖兽尸，并且躺卧在地上看守着。由于这种习性，所以它就时常可被人发现，因为这时候康多鹰就在天空盘旋着，不断向下飞，想去分享这一次盛宴，可是美洲狮在怒吼着驱逐它们，因此康多鹰只好一起向上飞走。智利的瓜索人在这时就已知道，有一只狮子在看守它的猎物，于是就发出信号，立刻召来一群人带着猎狗赶去追捕。黑德爵士曾说过，潘帕斯草原里的高乔人只要一看到有几只康多鹰在天空里盘旋，就会喊“狮子！”可是，我始终没有遇到过一个自称具有这种辨别能力的人。有人肯定说，要是美洲狮因为这样看守兽尸而被人发觉，并且又因此被追捕，那么它从此就永远不再有这种看守兽尸的习性了；它以后会相反地在吃饱到不能再下咽的时候，就远远地跑走了。美洲狮很容易被人捕杀。在空旷地，猎人先用投石索捆绑住它，然后再使套索去套住它，并把它在地面上拖着跑，直到这只野兽昏死过去。在汤第尔地方 (拉普拉塔河以南)，我听到当地人说，在三个月里，有一百只美洲狮都是这样被捕杀的。在智利，通常就把它赶到灌木丛里或树木上去，然后或者射死它，或者叫猎狗们去围攻而逼死它。这些专门追捕美洲狮的猎狗，属于特殊的狗种，叫做猎狮狗 (leonero) 这是一种身体瘦弱而轻快的动物，好像是长腿的小猎狗 (□ terrier)，但是天生具有这种猎狮的本能。据说，美洲狮是一种非常机警的野兽：当人们追迫它的时候，它时常依照原来的脚印逃回去，并且在半路上突然向旁边一跳，埋伏不动，等到猎狗们追捕过去后再逃跑。它是一种非常爱好静默的动物，甚至在受伤时也不喊叫，只在繁殖时期才有时哼叫一声。

在鸟类方面，有翘尾鸟属 (*Pteroptochos*) 的两个种 (*P. megapodius* 和 *P. albicollis* Kittlitz) 最受人注意。第一个种 (就是长脚翘尾鸟，*P. megapodius*) 被智利人叫做土耳其鸟 (el Turco)；它和鹁 (fieldfare，学名 *Turdus*) 的大小相同，甚至也有些相似，不过它的腿较长些，尾巴较短些，而鸟嘴则较坚韧些；它的羽毛淡红带棕色。土耳其鸟<sup>①</sup>在这里很普遍。它居住

① 因为在俄国的动物学书籍里，通常采用“тюрко”(土耳其)的名称，而不用“турко”(就是英文 turco)，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就采用了前面的译名。——俄译者注

[这一条附注是专门对俄文的译名而用的，因为 турко 是俄文“土耳其”的古称。——中译者注]